

## 新詩組 亞軍

### 與狼共舞 / 呂少龍



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心理學系，現就讀於香港大學文學院二年級，主修比較文學及藝術。找到一個半工讀的好方法，因而故作神秘，與時代嚴重脫節。信主，除祂以外沒有別的神明。看透生死，準備流浪，可已屆適婚年齡，計劃安放不妥協的靈魂，視何姑娘為從北角翩翩走來的一朵水仙花。曾獲大學文學獎、全港青年學藝中文詩獎、香港大學新詩獎、城市文學創作獎。

趁西部的邊界未被拓荒的文明瓦解  
跨世代的季節遷徙，循環於攝食場與鹽漬地  
塔坦卡 美洲野牛的印第安命名  
率先瘋狂踢蹄，以磅礴的黃土掀起序幕  
沙塵飄揚的敘事變奏，仿佛從坎伯蘭山口  
奔騰來一季瀕危的薄霧，焦灼的蹄印  
為日後太平洋西進，緩緩延引  
一張火車軌藍圖。那夜，圍著篝火  
野性地舞蹈與啼叫，裸裡的雀躍，是你們  
印第安部落——蘇族狩獵前的傳統風俗

看著炮火無止境地肆虐，南北戰線  
如瘀青的血管纏繞西部貞潔的身體

還未以愛締結民族的婚約，帝國強暴的冬季  
率先統領淘金的軍隊，到處插起花旗  
儼然掏出手術刀胡亂割開大地的肚皮  
荒涼的四野無從喘息，墨綠的森林  
就隆起憂鬱的腫瘤，但那些捐軀的榮光  
早已在戰馬馳騁的草原上，擱淺成一堆堆  
悲涼的顛骨。我面向整排已上膛的步槍  
本死地疾奔過去，如後拋的鬃毛撩撥侵略的記憶  
都是虛空！如馬背上瘋狂的戰役  
追捕著刺痛兩腮的逆風，我始攤開  
嗜血的手臂，試圖把模糊的自己  
完全地撲向狼煙般的霧氣，只欠馬嘯的尖銳  
就可以把落魄的一生，連同餘燼般  
明明滅滅的夢，埋葬在這墓塚般的荒涼裡

是野狼孤獨的探戈帶我回到生命的原初  
被派駐失語的哨所，我把自己安置在  
邊陲的單調風景，用每個明媚的早晨  
親吻腐朽的身份，收拾文明遺下的貪婪與髒亂  
在日誌簿內，我執筆，沉澱於一段段憂鬱的文字  
原來每個失喪的心都擁抱著一道裂縫  
等待收納一種低吟的寂靜，如等待老鷹  
繞著深谷逡巡，我常常走近邊界  
踱步徘徊，看著昇華與墮落如何推倒對方  
下一章節就是黑夜，或者黎明，我的靈魂  
原是被幽禁在文明的牢房裡，閉上眼  
便冀盼枯燥的牆壁爬滿油綠，等待蠻荒的初孕  
如等待獄中唯一的窗櫺，篩選一片片飄昇的陽光

展開一場大自然的越獄，可否知道  
那些拓荒的城市卻在體內殖民，在遠方  
或許有一種嚮往的風光暗訪 嘆詠  
所謂文明只是萬物的墳場，所謂未來  
只不過用更多槍枝圈佔更多野生的棲息地

而你們荒原上遊牧的家，炊煙四起的梯皮  
千年來編織了你們族人的眠與愛，笑與淚水  
總能穿越地域界限，穿越蹂躪原生態的霸道容顏  
以及擁抱萬物有靈的信仰，超渡彌留的鹿屍  
與野牛。千年來你們以印第安的命名按立  
比帝國的話語權更能撐起蘇族不朽的尊嚴  
馬背上驍勇狩獵，掏出血淋淋的心臟直接啃噬  
我最終脫下殖民的軍服，黔面，披上獸皮  
血脈就有了一種原生族的圖騰，頭戴鷹的翎羽  
在風中散髮，以蘇族的母語握拳而立  
我自詡的優越感在這頭，你們樸實的靈秀在那頭  
聆聽曠野的呼喚，放縱懷中被文明韉繩  
勒緊的野馬，踢蹄越界，火般燎燒的星夜下  
在印第安原始的西部，與狼共舞

## 得獎感言

從上屆的感言說起，「無謂裹足於前」最終領我到了一個不可名狀的領域。所指導的，並不是文藝的能力有所提升，亦不是獲獎後對感覺帶來的一種輕浮。當一

個人擁有著雙重身份，在駕馭那種被拋擲與被抽離的循環時，往往不知所措。  
唯有跑，跑得遠遠的，好讓風景自身體兩側消逝  
從沙田運動場到清水灣道，再跑到八鄉消防學校，回想過去，最能呼應生命的，  
莫過於跑，跑得遠遠的。  
因為汗，或者是皮膚上殘餘的鹽粒。總要，跑得遠遠的  
而很多人卻死守著磚塊，一生一世被困著，自鳴得意，卻本末倒置而不自知。  
倒不如「聆聽曠野的呼喚，放縱懷中被文明韉繩/勒緊的野馬踢蹄越界，火般燎  
燒著的星夜下/在印第安原始的西部，與狼共舞」。

## 評審意見

鄭愁予教授：

首先，這是一篇語言豐盈遣詞準確的作品，內容表現人類發展的災難，含歷史感，有前瞻，有細節；雖然背景展現的是美國西部印地安人蘇族的遭遇畫面；雖然詩的敘述主角(The speaker of the poem)的設定曾是侵略者的一員，雖然詩想的架構可能是來自181分鐘長的影片《與狼共舞》；但這是一首詩的形式，是有自己的語言，有自己的演出方式，但必須要寫得成功是要把影片的精髓提煉出來，把181分鐘長的視覺戲劇，在60行心覺的文字舞台上演出，因為是心覺的，所以醞造出的感動力量是有更深的親情，也有更多的思維理性；所以，詩的進行不能不對當年殖民政權的剝奪與奴役行為做出批判對文明進展的逆天行事以及對普生靈的悲憫情懷，做出道德意識的提醒；然而當通過詩的手法，使故事性經由意象轉為情節性，把許多聲音的對話轉成良知的心靈獨白，這就成為一件難度很高的藝術工程了。

所以，我看重這首詩，不光是詩中的人道精神，我開頭就說，也是整首詩完成的技巧與許多行句的創意和美感，因為這首詩的語言是由肌理產生張力。好句子甚多，展露的手法是多元次的，包括引人入勝的地名穿插在行句間，譬如：坎伯蘭山口(Chamberlain Pass)，也造成節奏的美感。美國中西部的蘇族居住在野牛遍野的家鄉，是抗拒歐洲人入侵的中堅；寫詩的人，基於個人氣質，用知性的手法，借蘇族故事的宇宙性寫出氣度恢弘的作品，這種氣質將是做一個好詩人的條件。